

我們家複姓「陳方」，世居浙江海寧長安鎮。我的祖父陳方鏞在海寧的硤石鎮上置有一處不大的房舍，父親是獨子，一八九一年出生。父親兒時應該是在硤石度過的，他什麼時候外出求學，我是無從知曉了。但我從網上查到，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期間，父親在蘇州農校被派往日本留學，那時父親二十五歲左右。記得父親說過，五四運動那年，他正好在日本，為了抵制賣國的「二十一條」，他和許多中國留學生一起回國，後來又去日本繼續完成學業。父親的專業是農業化學，我在父親留下的一本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八月編印的《中國科學社社員分股名錄》中，看到父親的名字被歸入「物資科學組下屬化學股」。其時，父親在中央大學農化系任教授。父親主要的研究課題屬土壤肥料學範疇。我在網上查到，中華農學會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在上海成立的，父親是第一批會員。父親一九二七年到上海中華農學會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父親曾先後在蘇州農校、金陵大學、中央大學任教，為師也長達二十餘年。

我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隨母親許蘋南到重慶，才第一次見到我的父親陳方濟，那時我已經六歲零三個月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對割斷我們父子之情六年之久的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齒。



1 1935年的父親



抗戰前，父親是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的教授，南京淪陷前夕，隨中央大學西遷重慶沙坪壩。家裡大人都以為日本佔領不會持久，母親帶著大哥陳方梁、二哥陳方樹、二姐陳方穆留在上海，寄居於外祖父家中。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出生在上海重慶北路的一所石庫門房子內。到一九四三年，勝利仍渺茫無期，外祖父遂決斷讓母親攜帶我們姐弟入川與父親團聚。其時，大哥已於一九三九年從上海公共租界考入中央大學航空系，先期去了重慶；二哥於一九四二年投奔在國統區浙江省政府工作的娘舅許聞淵到浙東上學，一九四四年，他又隨娘舅輾轉到了重慶。這樣，我們一家人在重慶團聚了。

在重慶，我們住在觀音岩下的棗子嵐埡「中華農學會」裡，父親當時任中華農學會總幹事。一棟二層小樓，既是學會辦公集會之地，又是來渝會員接待處，父親借用二樓後角的兩間小屋安家。

到重慶不久，父親即安排我和二姐考入地處張家花園的巴蜀小學插班就讀，我在一年級下學期班（即秋季班），二姐在三年級下學期班。巴蜀小學是一九三三年由曾任四川省主席的王績緒創辦的，當時是重慶最好的私立小學。很湊巧，學校離中華農學會只隔一條山溝，我們上學很



方便。我在那裡讀了兩年半。我記得每到暑假，父親就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坐在他的旁邊寫毛筆大字，有時還手把手地教我運筆，還輔導我學寫作文和日記。

父親每個星期都要去中央大學上課，有時也帶我去那裡感受一下戰時校園的氣氛。當時我的大哥在中大航空工程系當助教，我去過他們系的實驗室，那裡有一個木製的操縱飛機的模擬器，我特別感興趣。父親還帶我去過農林實驗場，參觀生產餅乾的作坊。父親還帶我們看過兩次話劇，一次是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另一次是曹禺的《原野》。我想，父親是想讓我很自然地感受一種現代的文化氛圍。

在重慶，父親常帶我們到大姐陳方蘊家去過週末。大姐家在朝天門附近熱鬧的打銅街上，他們租住的房間沒有朝外的窗戶，白天也要開著電燈。戰亂時期，一家人還能經常團聚，想起來十分美好。姐夫張維廉在銀行工作，他多才多藝，拉二胡、吹口琴、唱京戲、打撲克，都很精通。我就是那時學會了打橋牌，還學著唱《蘇三起解》《四郎探母》和《空城計》。星期六晚上，姐夫和大哥會帶我們去看電影，當年轟動一時的《魂斷藍橋》給我小小的心靈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重慶歡慶抗戰勝利的大遊行，我們也是在大姐家的樓上臨街觀看的。

在重慶時我們多了一個弟弟，父母為他起名陳方樞。那年父親已經五十三歲，對弟弟的疼愛可想而知。寒暑假，父母上班時，就由我們哥哥姐姐照看他，逗他玩。在山城的兩年半雖然短暫，但給我留下了許多與父親和家庭有關的溫馨記憶。

一九四六年暑假，父母帶著我們四個孩子隨中央大學復員回到南京，先是住在中央大學科學



2 (上) 1935年攝於上海。中坐者為外祖母及二姐，後立者為父母親，前立者為大哥、二哥。

3 (下) 1945年攝於重慶。坐者為父母親，中為小弟，左為二姐，右為作者。



館的一間教室裡。那個夏天，父母忙於安排住房和工作，再就是我們幾個孩子的學業。這時，中央大學的附中、附小也回遷南京，我和二姐就考入了附小的四年級和六年級，二哥在重慶就已經是中大附中高二的學生，回南京後直接升入附中的高三。我們的學業都沒有耽誤。中大附小也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為一九〇二年張之洞奏設的三江師範學堂附屬小學堂，後為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附屬小學，當時的校長雷震清是一位有二十年辦學經驗的教育家，後來著名的斯霞老師也在我們學校。我們的許多老師都具有大學學歷，我在那裡一直讀到小學畢業。

這期間時局較為混亂，大人們心神不定，但對我們的學習還是很重視的。暑假我們去上海探望外祖父母，外祖父許松如就親自給我們姐弟講解《古文觀止》中的一些文章；我的四姨許韻蕓為我補習數學，也非常有效。暑假後開學，我在班上考了一次第一。不過，我的學習也就是中等水平，可父親從來沒有因為我不能名列前茅而訓斥我，他還從中央大學請了一位大學生來為我當家教。

一九四七年，外祖父全家到南京過農曆新年，大家庭團聚，其樂融融。

一九四九年夏我小學畢業，父親那時已經有了要北上工作的預感，讓我就近報考市立第二初級中學。報考時我把志願錯寫為市立二中，那是離家很遠的另一所中學，結果我被錄取到了市立二中，父親非常著急，正好我的同學倪保家被市立第二初級中學錄取，但他父母想讓他上一所私立中學，於是父親冒著酷暑，帶我們兩個孩子，奔波於二中和二初中之間，為我們辦理互換手續。這期間，父親擔心我考不上市立中學，還帶著我報考了離家較近的一所教會學校：南京青年

4 (上) 1947 年在南京過年合照。中坐外祖父母抱扶兩孫子；前右立為作者，中立為小弟，身後為二哥；後排左立為父親，中立為娘舅，右立為遠房表兄，中間為母親舅母和四位阿姨。

5 (下) 1949 年南京小學畢業照。前排右一為斯霞老師，第三排左一為雷震清校長，第四排右四為作者。

會中學。二初中在南京鼓樓邊上，是一所只有三個年級六個班的小學校，我在那裡只讀了一個學期。晚秋，父親到北京工作，我們則一直等到寒假才全家北遷。

到了北京，市立中學是不招插班生的，父親已經為我聯繫好北京有名的教會學校——匯文中學。這所學校學費很貴，一學期的學費需要父親月薪的將近一半。當時我們姐弟四個都在上學或幼兒園，弟弟讀的匯文一小也是有名的教會小學。我在匯文只讀了一學期，就和同班同學魯培新轉學到著名的私立大同中學，這完全是自作主張，沒有徵得父母的同意。動機完全是因為學費，因為大同的學費不到匯文的一半。大同離家不遠，但我想住校，這樣能和一些要好的同學在一起。父母非常信任地同意了，那年我十四歲。

我在大同中學參加了少先隊，交了幾個非常好的朋友，初三又入了青年團，父親當時正在天津出差，得信專門買了兩本青年修養的讀物送給我，以示鼓勵。我還和高三的一些大同同學交了朋友，他們影響我對文學、藝術、科學的愛好，影響我對美好社會和人生的嚮往和追求。

住校的那一年，同屋同學的年齡都比我大，每天早晨他們都帶我長跑，我也喜歡上了鍛煉身體。從那以後，我的身體越來越強壯。我小時候多病，有一年在南京，因為扁桃腺發炎，差點要了我的命。在大同中學的兩年，是我求學路上最為重要的兩年。

那幾年，父親在農業部工作，我們家就住在農業部的旁邊，父親經常晚上還要去辦公室看報和學習，有時也帶我們去機關大樓，那裡有乒乓球桌可以玩。初二那年寒假，我和同學去北海看滑冰，回來向父母要了六萬元（舊幣），在東單舊貨市場買了一雙兩隻冰刀不一樣的舊冰鞋。那



時我每月的伙食費是六萬六千元。記得那時母親為了節省開支，每個月跑到離家很遠的天橋市場去背油、米，就為了省下一兩萬塊錢。

一九五二年我初三畢業，同舍的四個最要好的同學都上了中專，他們大都為了早一點工作掙錢貼補家用，但我好像沒有太多的猶豫就報考了普通高中，其實父母只是用非常委婉的口氣對我說，他們還是十分想讓我上完高中去考大學。還好，我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考上了市立中學。

我考上的北京市立男十一中，是崇文區第一所高初中完全中學，建於一九五一年，據說師資來自原南開大學附中（該校抗戰時期曾遷往西南，後被請回來的），所以雖然是新建學校，但師資力量很強。當年蓋不起新校舍，於是就利用老百姓求藥問病、停放棺材的東曉市南藥王廟作為校址。那時的同學來自全國各地，不少同學和我有相似的經歷，其中就有我國著名地質學家袁復禮的兒子袁鼎。

一九五五年高中畢業，報考大學完全是我自己決定的。我原本想學航空，但我的班主任趙揚按規定明確告訴我，由於我的社會關係，我是不能報考航空學院的。我們那時好像覺悟都很高，也沒有怨言。其次我想學的是天文，但當年北京沒有一所大學有天文學系。南方的大學不讓我們報，於是我就選擇了與天文關係密切的數學學科，被錄取到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其實我不善於抽象思維，並不適宜學數學，當時要是多和父母、兄長們商量，我可能會選擇一個更適合我的專業。不過，我從此再沒有離開北師大的校園，步了父親二十餘年為師的後塵。

一九五六年，大哥大嫂調北京工作，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帶女兒回京探親，我們在大哥家有一

註釋

① 「物資科學組下屬化學股」，應為「物質科學組下屬化學股」。

次聚會，除二哥全家在南方未能參加外，父親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還有孫輩都到了。沒有想到，這竟是父親和我們的最後一次聚會。

我上大學二年級時，父親就病了。開始是甲狀腺功能亢進，住進北大醫院做甲狀腺切除手術。手術做了七個小時，我陪母親等候在手術室門口，父親被推出來時，我見到父親瘦得只剩皮包骨頭，前肚皮貼著後脊骨，不忍入目。那年父親六十六歲。好在手術很成功，恢復也順利，兩三個月後，父親反而比原來要胖出許多。但到了轉年春節前後，父親的病又復發了，而且有了新的症狀。四月，被確診為白血病，這在當時根本無法可治，母親從香港弄來了國內還沒有的新藥，但也無濟於事，父親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去世，終年六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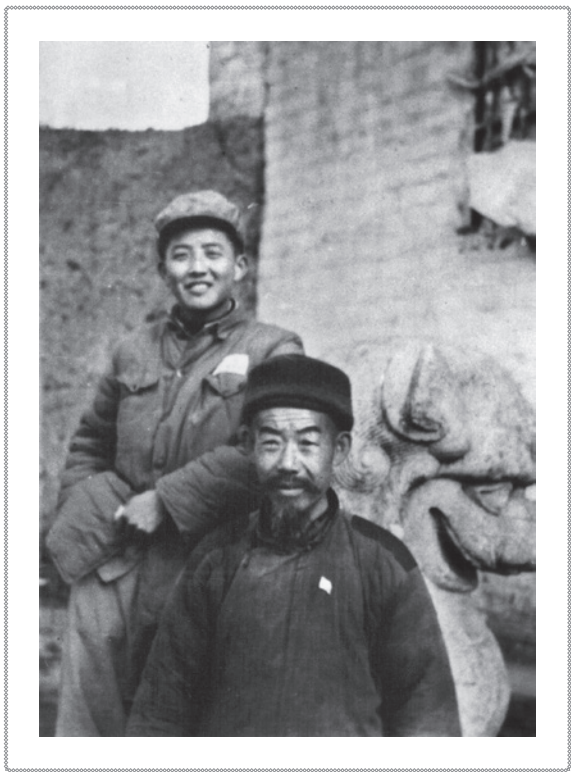
6 1956年在北京大哥家合影。前立者為小妹及大哥的四個孩子；中排左起：二姐、大姐、父親、母親和懷中的外孫女、大嫂和小弟；後排左起：大哥、大姐夫、二姐夫和作者。

一九五二年春，我隨所屬部隊安徽軍區文工團駐紮在合肥市城隍廟內。年過花甲的父親得此消息，便急吼吼地前來探親。

該廟始建於北宋皇祐三年（一〇五一），有九百年歷史，幾經戰火，屢毀屢建，城隍老爺和道教神祇龕位早已不復存在，香火已絕，但大殿與戲台尚存，廟前旗桿矗立，山門口有石獅相對。一位擅長攝影的戰友，以石獅為襯景拍下這幅父子合照，為父親探親留下永恆的紀念。

當年廟內東西兩排廂房各十幾間，分別住著男女文工團員。那時實行供給制，除了伙食、被服及日常生活必需品外，每月還發給少量津貼費。父親抵達當晚，我用津貼費帶他走過百多米長的沙土路到飛鳳浴池為他洗去路途勞累，隨手買了一包花生米、一壺小酒、幾個五香蛋和一碗掛麵，總共沒花兩塊錢。一向訥口少言的父親不無興奮地說起：你小時候西走孤峰鎮東行赤灘鎮，都是我帶你走八里路才洗到一次澡，哪有今天這麼方便和舒服啊？

回到廟內張羅住處，何曾料到團部領導早已派人安排停當，父親和另一位來自北方的探親老爺爺同住一間探親房，兩張行軍床鋪就白墊單，嶄新的綠被褥、篾殼暖瓶、搪瓷水杯等一應俱



1 父子合影

全。父親酒興正酣，一手捋著鬚鬚，一邊與其天南海北地神聊起來，那眼神，那形態，是作為兒子的我從未見過的。

次日中午，伙房同志忽然端著四菜一湯走進探親房，團長許友濱（南下老幹部、小提琴手兼作曲家，曾進修於中央音樂學院，後任職吉林省音樂家協會秘書長，定居長春）特地來與兩位老軍屬共進午餐，代表組織示以關懷與慰問。飯後，父親還告訴我一件往事：他被選為軍屬代表到縣城開會期間，縣長也親自向他敬過一杯酒。因此，他深深感歎：「我被賣給地方士紳趕過毛驢，當過小和尚掃神龕幹粗活，大半輩子苦見黃連，這幾年才活得有個人樣……」

情到深處，無言以對，遂端詳照片轉移心緒，但見他長袍雙肩大塊補丁，跨江奔波來看兒，連件像樣的衣服也沒有，他說你媽認為：衣破不補才丟人，乾乾淨淨也體面。長袍胸前別著一枚小徽章，父親說他已是中蘇友協會員，縣裡發下來的，頗有引以為榮的感覺。



父親顧頡剛與他祖母的合影

顧潮

父親出生於晚清時期的蘇州城裡，他自幼喪母，由他祖母撫養成人。父親是家中的獨生子，是他祖母唯一的精神寄託，祖母對他又是嚴厲，又是慈愛。由於家中是書香門第，祖母自然希望他能像祖上一樣，從讀書求功名，因此對他的學業要求極嚴。照片中童稚的父親手捧一本打開的書站著，一副循規蹈矩的模樣；他的祖母面帶微笑坐著，身體略為傾向孫子，顯得莊重而慈祥。可以說這張照片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祖孫二人的狀況與心態。

父親小時候整日被關在私塾中讀書，一年中除過年放一個月假以外，只有端午、中秋兩日節假。他有時想逃避這種枯燥的學習，一次天下大雨，吃過早飯他對祖母說：「今天雨太大了！」言外之意是路不好走，不想去相距半里多路的私塾了。可是祖母卻不假思索地指著天堅決地說：「你不想去了吧，就是落鐵，也得去！」這斬釘截鐵的幾個字，令父親終生不忘。長大工作以後，逢到大雨時，家人在旁邊勸道：「不去了吧！」而他卻立刻說：「落鐵，也得去！」每晚父親臨睡覺前，祖母總要檢查他一天的行為。如果做了錯事，像說了謊話、髒話，或和小朋友打架，貪吃點心，等等，祖母便叫他寫在紙條上再貼到帳頂上，第二天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他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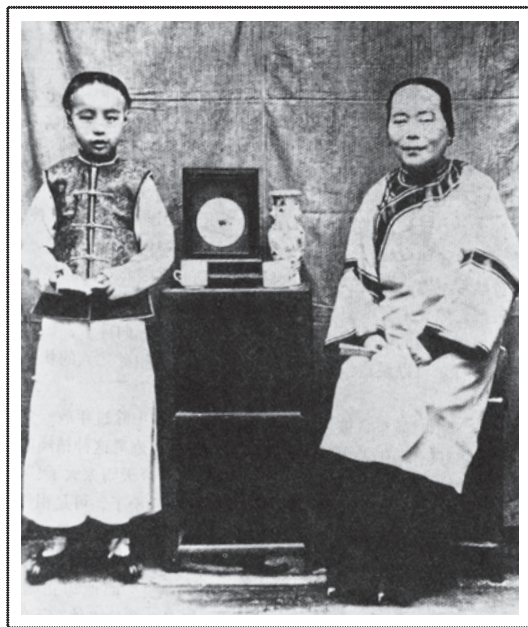
那張紙條讀幾遍，表示悔過。

祖母儘管嚴厲，但對於孫子的飲食起居，卻無一處不仔細周到；尤其是祖母很會講故事，經常以此作為對孫子認真學習的獎勵。她雖不識字，但記性極好，能把民間神話傳說講得娓娓動聽，父親日後回憶時說道：「祖母用這些動人的故事增加了我的善心，並打開了我的想像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盞明燈。」

由於家境並不寬裕，祖母一切節省，只有一事例外，那就是對孫子買書極為慷慨。父親說他從小便懷著做藏書家的美夢，自十一歲後就天天出入書肆，一本一本本地買回來，積少成多，他深知這些買書錢哪有一個不是他祖母從千省萬省中省出來的！

祖母雖這樣疼愛孫子，但不把他拴在身邊，而是鼓勵他到外邊去見世面。當他考上北京大學時，祖母也很放心地讓他前去，一班親戚都不以為然，說：「你們只有這一個孩子，為什麼放他走得這樣遠？蘇州有東吳大學，上海有聖約翰大學，哪一個不可以進呢？」祖母卻很堅定地答道：「男孩子是該讓他出遠門的。」

父親長大後，常對人提起他的祖母，將她比作自己的恩師和慈母，他說：「我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簡直可以說，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鑄的一具藝術品。」



1 顧頡剛和他的祖母